



我要对孩子、家长和社会有个交代

58岁校长10年坚守:倒贴也要办下去

记者 刘欢/文 倪路/图

农民工子弟学校应运而生。可是办这样的学校并不容易,若条件不够,学校或将被取缔。合肥市嘉诚学校58岁的余泽谦校长,贴钱坚守10年的学校,就面临这种状况。但他还要坚持、要发展,要办个正规的农民工子弟学校,让在城务工的农民工孩子,享受稳定的教育。



学校接受爱心捐助

是校长、是老师,更是司机

约10平方米的教室,南边是门,北边有一个窗户。窗户都靠着一块黑板,影响了教室的光线和通风。这就是合肥市嘉诚学校的现状。

学校没有九年级,8个年级约有180名学生,都是农民工子女。一年级有30多个孩子,教室被塞得很拥挤,孩子们前胸、后背都挤着桌子坐。而四年级却只有

4个孩子上课。

5月3日下午,安徽省淝河监狱青年干警捐款集资买的20台电风扇,分别装在9个教室和1个教师办公室,让学校师生高兴不已。

学校现有的8名授课老师,每人每天要上6节课,每周能休息4节课。大部分老师是来自外地的退休教师。68岁的数学老师姜老师说,“因为待遇不高,学校很少

有年轻老师,有也待不久。”

而校长余泽谦不仅要管理学校、授课,早晚还要开四趟校车,接送孩子上学、放学。这样一个学校,却是余泽谦坚持10年、几经周折保留的。

余泽谦,个子不高,皮肤黝黑,黑黑的脸上红色的经络清晰可见,头发花白,皮鞋沾满尘土。看上去,他更像个农民工。

初衷:办学是好事要坚持

余泽谦原先和弟弟等人在浙江办学,也是农民工子弟学校。2003年,余泽谦想回老家安徽了,就在合肥办了“合肥市嘉诚学校”。

他说,当初感觉,这样不仅可以让自己不再四处奔波,更是一

件好事。“因为合肥市大建设、大发展,不少农民工带着孩子进了城,但却无法让孩子进公办学校学习,公办学校也无法容纳如此之多的孩子。”

而从诞生开始,学校办得并不顺利。租场地、发工资等,办学

经费不足,余泽谦就用浙江总校的收入,补贴合肥市嘉诚学校。

可两次拆迁,让他的学校几经波折,他却依然坚持,“如果不办了,我们学校的孩子怎么办?我要对孩子、家长和社会有个交代。”

现状:招生19人倒贴也办学

合肥市嘉诚学校原址在合肥市大通路西侧。2003年成立后,一直使用浙江总校的资金补贴。2008年奥运之前,学校所在地要拆迁,余泽谦就办了城北育才学校。第一学期,城北育才招生450人。看到希望的余泽谦,从浙江总校撤出,致力于发展这所学校。

然而,仅仅办了一年的学校,再次面临拆迁。余泽谦再次被迫停办学校,投入的资金也泡汤了。

2009年10月,原来合肥市嘉诚学校的房东告诉他,有新的地方可以办学,余泽谦便把

最初的嘉诚学校搬到了大通路的东边。

2010年2月,学校重新启用,招收了19名学生,招聘4名老师。一个学期下来,余泽谦贴了8万多元。当年9月份,学校招到了191名学生,之后便保持在这个规模。如此,余泽谦每个学期都要贴上两三万元。

余泽谦以为一切就这样了,却又吃了2次官司。

2011年7月份,房东想收回房子,要求余泽谦停止办学。余泽谦提出两点要求:将学校的孩子分流;赔偿部分经济损失。房东不同意,将其起诉至法院。

谋发展:办正规的农民工子弟学校

虽然学校保住了,但学校的困难依然存在,办公用的打印机、传真机都是爱心人士捐助的。除了经费困难,生源、学籍都是难题。因为中考要回原籍考试,没有家长愿意让孩子在这里念初三。他调侃自己是“骑虎难下,力不从心”。

他告诉记者,最近他在筹备租个面积更大的地方,把学校搬过去。但租金大约要60万元,他无力承受。“要是能办下来,我要

找个伙伴,不然承受不起。”

问起花大代价办学的原因,他说,诸如此类的民办小学校,面临被取缔的状况,如果达不到教育局要求的条件,自己的学校很可能被取缔,这些农民工孩子又将面临教育问题。

他说,如果能租下那块地,他要办个正规的农民工子弟学校,拿到办学许可证,持证办学。这样,小的农民工子弟学校被取缔后,学生们也有了去处。

“这个梦,一追就是38年”

“扁担电影队长”张俊清和他的追梦人生

记者 董艳芬/文 黄洋洋/图

4月24日,星期二,晚上7时,春末的合肥夜晚仍有些凉意,而肥西花岗镇敬老院门口早已人头攒动,这些人等待的,是一名叫张俊清的“扁担电影队长”。

之所以被称为“扁担电影队长”,是因为在他38年的电影放映生涯中,大多数电影是他肩头那根扁担“挑”进农村放映的。



张俊清在放电影

“借来”的第一部放映机

说到对电影放映的特殊情结,老人的思绪一下子又被带回到40多年前,那是上世纪70年代初的一个夏天,十几岁的张俊清人生中第一次“接

触”到电影,但代价也是很大的,为了赶到邻村看电影,张俊清和同村的十几个孩子走了3.4公里路。因为走黑路,一个玩伴在返回的途中不慎落水,

险些丢了性命。

“从那个时候起,我就暗下决心自己买一部放映机,走乡串村地上门放电影。”张俊清笑着告诉记者,

自己的这个愿望终于在1975年实现了,在经济异常紧张的年代,他千方百计借来2000元“巨资”,成为肥西县里第一个电影放映人。

38年,一个人的“坚守”

有人说,人生就犹如一场电影,而在张俊清的人生影片中最核心的关键词只有一个,那就是“放映”。

走乡串村,逢年过节,春夏秋冬……张俊清告诉记者,只要天不下雨,自己每天晚上都要出去放电

影,最近几年每年的放映次数都在300场以上。

“初算一下,38年来自己放映的电影怕是有上万部了,光放映机就换了3台,老式电影胶片就堆了满满一屋子。”他憨笑着说,30多年

的放映生涯里的各种艰辛是常人体会不到的。他说自己最愧对3个孩子,由于夫妻俩常年在外放映,他们很少能照顾到家庭,孩子们小的时候晚上都不敢在家睡觉,年三十晚上都很少陪他们一起守岁。

而由于往返于各村镇之间,吃饭没个准点,60岁的张俊清已经落下了严重的胃病,一个多月前,他的胃被切除了,老伴孩子都让他在家休息,但放了一辈子电影的他仍带病出去放映。

“只要有一个人看我都放”

银幕落下,放映机缓缓旋转起来,一幕幕生动的画面,一句句动人的对白,张俊清说自己很享受电影放映的乐趣,在多年的放映生涯中,他已经习惯了临时“解

说员”的身份,与村民一起兴奋、低语和感动。

事实上,张俊清只是我省农村放映队伍中的一个缩影。记者从省政府日前公布的省民生

工程“十二五”规划中了解到,“十二五”期间,全省要按照国家制定的一个行政村一月放映一场公益电影的标准,完成95万场公益电影放映任务。“我会一直

放下去,等我真正跑不动、放不下了,还要让儿子继承农村‘放映事业’,让‘家门口’的‘扁担电影院’一直放下去。”采访的最后,张俊清动情地说。